



C 905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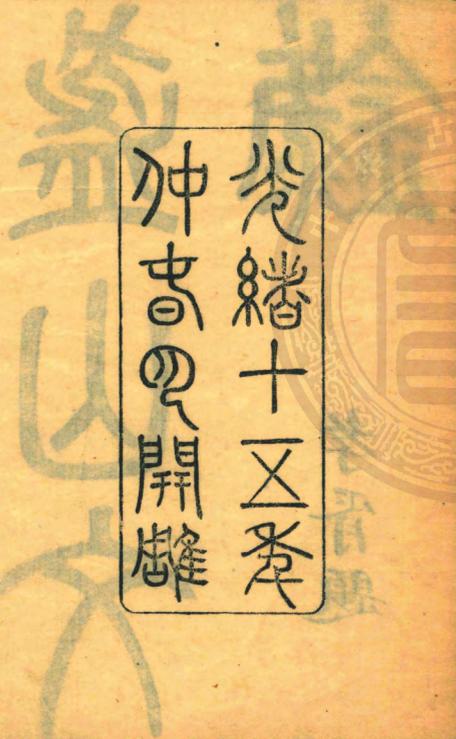
盛山文

鏤

孝胥題



光緒十五年
仲夏月開



盃山文錄目錄

卷一

讀老子 讀五行志 與汪梅村先生書 復謝步青書 復鄧熙之書 盃山談藝錄序 遊金焦詩序 竹居餞別詩序 六先正詩序 國朝金陵詩徵序 鄭仲濂先生遺詩序 蘋影軒詩存序

卷二

攝山紀遊詩序 扁善齋詩藁序 青溪詩存序 五先姊勗弟詩序 鷺湖講道圖序 江上春歸圖序 仕隱圖序 送田撰異從使英俄序 送何善伯序

卷三

盃山文錄

目錄

遊半山寺記 遊後湖記 遊烏龍潭記 遊一拂祠記 遊觀瀾閣記 竹居記 食舊軒記 寄讀書室記 惜陰書院侍讀圖記 記二友

卷四

張忠武公事狀

虎總兵坤元增

桑根先生行狀

汪

梅村先生行狀

單白也師行狀

卷五

邵陽魏先生傳 田丈寶瑚家傳 劉明經壽曾傳

沈文肅公傳 甘徵君傳 湯君裕傳 朱先生桂模

家傳 羅文學 蔣孝廉別傳

卷六

成先生孺傳 田上舍曾傳 王沈李丁四師傳 方
烈婦傳 王孺人傳 張貞烈女傳 桂孝烈女傳
顧節母何節婦傳

卷七

清故振威將軍提督行大名鎮總兵許公墓誌銘 何
達夫墓誌銘 清故邳州知州吳府君墓誌銘 陶生
墓誌銘 女叔默壙誌銘 胡价侯先生墓碣 翁童
墓碣銘 清故知縣邵陽魏君墓表 周君墓表 蔣
甥敦五墓表 梅孝烈女墓表 張生繼德權厝銘

卷八

先考殉難誌略 先妣事略 五先姊述 張典籍述

盜山文錄

目錄

程上舍述 談小圃文述 書劉啟發 書陳啟泰

書二貞女 書保定禦賊事 防海紀略書後 妙

香齋文跋 辛巳以前文自跋 娛獨坐銘 并序 吳

彬士畫像贊 并序 談君哀詞 張君哀詞

右汰己卯至己丑十一年所作類次爲八卷爲篇八

十

田上舍曾傳 王沈李丁四師傳 方烈婦傳 王孺人傳 張貞烈女傳 桂孝烈女傳 顧節母何節婦傳 清故振威將軍提督行大名鎮總兵許公墓誌銘 何達夫墓誌銘 清故邳州知州吳府君墓誌銘 陶生墓誌銘 女叔默壙誌銘 胡价侯先生墓碣 翁童墓碣銘 清故知縣邵陽魏君墓表 周君墓表 蔣甥敦五墓表 梅孝烈女墓表 張生繼德權厝銘 先考殉難誌略 先妣事略 五先姊述 張典籍述 盜山文錄 目錄 程上舍述 談小圃文述 書劉啟發 書陳啟泰 書二貞女 書保定禦賊事 防海紀略書後 妙香齋文跋 辛巳以前文自跋 娛獨坐銘 并序 吳彬士畫像贊 并序 談君哀詞 張君哀詞 右汰己卯至己丑十一年所作類次爲八卷爲篇八

益山文錄卷一

上元顧 雲石公

讀老子

老子者大抵自然爲體不自任爲用然而以治國家之中葉若末造譬以水濟水其與幾何哉惟大難初夷天下類動極思靜效乃可觀焉以故黃老治於漢初老莊亂於晉季而積漸所至輒極於申韓昭宣之時綜覈名實逮及劉石慘礪少恩蓋其勢然矣有國家者體老子而以申韓爲用內葆其元氣而痿盤不仁之疾不浸淫於外夫卽非古聖王相與宰制天下之常道乎哉然以自治其可抑其言虛而無所營抑而無所競君子以敦行筋學殆無以尙之

益山文錄

卷一

一

讀五行志

五行志史記無之有自班氏漢書竊謂可已也夫天人之際誠有難誣不得謂災祥見於天者皆其適然無關乎人事然洪範特著其理耳必舉風霾日蝕物怪人病而曲爲之說謂某變應某事卽何解驗於後而有或然或不然者耶人君敬天之心不自是怠耶且夫孔子聖人也書春秋災異不言所由豈不以理至微而迹則不可以泥故與問事鬼神者並存而弗論而傳亦稱天道遠人道邇蓋其通也彼言五行者乃欲操左券而一一責之於天不亦惑哉夫天下事有由之而大適求之而反窮者大都類此矣

蓋山文錄

卷一

與汪梅村先生書

大集外孫主祭說使外孫主祭而不易其姓曰異姓不相爲後且顯著其義於春秋書莒人滅鄆嚴矣又曰祭無無主而有無後引禮爲外祖父母小功而證以傳記言服外祖母者謂主之卽亡於禮者之禮亦幾矣然理居乎至當而情求其可通主之斯後之非後而爲主如神不欲非類民不祀非族何耶且春秋所書亦非今之情實而有可疑者左氏以鄆滅恃賂與公穀迴殊卽傳聞異辭冬何以又有晉人以亡鄆故來討此其可疑也獨穀梁謂立異姓以蒞祭祀而公羊無傳何氏取五年所傳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意解之此亦非今之情實

盜山文錄

卷一

三

也夫鄆故明明有世子徒以愛後夫人而立其女之子爲後故書之如此嚮使鄆無巫而并亡其族姓之可立者若今然後取後乎莒春秋必有其經權至正而不忍以天屬所窮使自分無後焉惜哉雖然禮之所無可以義起三國志言魏陳矯故劉氏子出繼舅家遂姓陳吳朱然故施姓以姊子爲朱後遂姓朱而唐書亦言司空圖以外孫爲後圖之大節清操以異姓爲後世不聞議其非禮而爲人後者若陳矯朱然類一時名人亦不聞叢詬病於世然則主祭宜爲後爲後宜易姓稔矣非特亡於禮者之禮矣至賈充之諡荒則當時臣子有難明言故僅撫其後異姓一事且安知充非尙有族姓特以

徇其妻之故而立所出乎是又可疑而非今之情實也
禮兄弟之子猶子而姊妹亦曰女兒兄弟女兄弟之子引
而近且後焉抑禮之變而不違於正者惟先生教之



其妻之故而立所出乎是又可疑而非今之情實也
禮兄弟之子猶子而姊妹亦曰女兒兄弟女兄弟之子引
而近且後焉抑禮之變而不違於正者惟先生教之

復謝步青書

讀手書念供養之闕蹙焉若有所迫於中何其摯耶雲
更事也少往從佐中遊見常戚戚憂貧竊以爲怪旣而
知其親之老也弟今亦如之卽安所窮一時之輕暖肥
甘而一一奉之吾親耶賢如仲氏傷焉難乎爲人子而
所值逾嗇者矣雖然夫子嘗言菽水之養亦可謂孝此
蓋知夫人窮於生事之莫可如何而委曲道之以釋事
親者之心言之有餘愾矣然而世之富貴者家往往勃
谿乎其狀涼薄乎其情雖體羅綺而口膏梁乎哉志故
不適也以視怡然環堵冬夏衣一襲朝夕粥一盂孺慕
烝烝百行之原具焉孰適與否不煩言辨此則夫子言
益山文錄

卷一

五

外之意之不欲遽明以重傷夫爲人子者之隱可知也
弟亦求所以自盡於親親不且忘乎其貧耶劉表漢末
名甚高登樓一賦不免於仲宣然則依人於後世抑難
言矣

復鄧熙之書

奉手書并所撰桂太夫人墓銘謂步武中郎可謂高詣以愚見而論文筆雅雋當在三國志注後漢書敘論閒何必伯喈乃爲作者夫文章與世俱變後之不如前非盡由人力獨碑誌之作竊謂唐宋人參用傳體敘次特備較勝於漢人何者漢人之體大抵參伍其事而約之以辭體非不高文非不古然而其人之生平則旣隱矣自是以降辭乃益勝將敘本事必以前事爲比附苟隸前事或於本事多參差六朝及唐初類然愈衍愈繁譬彫飾木偶人索索寡生氣則何如直書其事之爲得實也哉此其說若駭聽聞要豈漫然已哉足下所爲文尤益山文錄

卷一

六

以韻勝而靜穆之致蕭散之神時不掩其英概要以所得力則故在陳志范書及酈氏水經注於近世所謂桐城陽湖等派絕不預其流可謂能自樹立且持派之說者皆末學小生內顧不足假前之人以爲名高譬則行潦之流之細夸江河自壯燭火之光之微侈日月自張不知此故無與於己也且內顧不足斯已耳何若是依草附木紛紛者爲哉雲於此事業之差久近箸益山談藝錄自謂於古今文章流別及利病所由頗能言其故何日遣返置樽酒與足下細論之也

蓋山談藝錄序

善將者不讀兵書而所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者輒往
往與古合然則文必待論曾何與作者之林且薄視天
下甚矣夫天下惡敢薄視徒以豪傑不概見而世之操
觚者迹其所爲文不必皆神明於是爲陳利病所在并
約舉古人藉觀乎流別夫亦何可少哉顧文之論也難
而臚古人之文論而折衷之也尤難文一而百人平之
將百不同文百而前一入平之後一人平之亦將不一
同矧居今世論古人其能一一衡量乎所以得失之由
而弗錙銖爽耶雖然譬文於友一習與之居一時與之
遇使言其人與遇者之畧而與居者之詳必也且舉古

蓋山文錄

卷一

七

人之概之正以待觀古人之深者也雲於此事無能爲
役而結習頗甚會以歲暮多暇輒有論次中就所見文
章家標其長治吾之短刊所短成吾之長長短皆吾師
也非呵斥前人比其未見與見而無所可否者旣皆所
弗論而始之示厥塗轍終之範厥步趨區區私意竊欲
與今之健者追逐乎古人蓋非薄視天下也已比於武
事其臨陳出奇非可豫定至於步伐止齊必講之於素
不然何以號節制之師哉都爲一卷名曰蓋山談藝錄
蓋山者往所讀書處一時文字之友劉君恭甫馮君夢
華鄧君熙之暨張君楚寶田君撰異多講論其中而桑
根師尤時時繩雲所以爲之文名以識之也昔者劉摯

有言一號爲文人卽無足觀然則士當有重乎文者矣
毋徒以是爲矣

益山文錄

卷一

八



益山文錄

益山文錄

遊金焦詩序

天下名山大川日挾其奇突幽杳深阻屈曲曠邈震盪
冀夫負不可抑遏之氣瓌偉之才吐棄一世之概之人
來一獻其狀而是人者方且爲困阨所撓家室飢寒所
措柱空乏所拘不獲一涉其境領其嶽岵灑瀚憂憂乎
極天地絕特之觀以驗胸中所蘊於是爲山與川者皇
然四顧徒此旁薄流行而莫之或接亦遂疑天下乎無
人可慨哉可慨哉金焦故舊遊兩山峯峙中互一江勢
頗可觀未足以概天下而以吾鬱鬱居久胸中輪困芒
角四出日益槎枒若不可以復闕獨彼近而易至用少
發抒或亦其所時己卯上元前二日也至日自金山汎
覽旣宴於焦山鄧熙之王仲甫張楚寶皆在而吳彬士
翹士筠士又絕江至放懷痛飲閒以笑謔酒半促坐環
而拇戰屋瓦皆震當是時也迤南之金山北固山東之
象山西北之鵠矢山若驚有異客羣焉介長江來窺亡
何海門月上江澄不波立定慧寺前一望空濶熙之楚
寶相與席地而棋餘或坐或卧一僧啟扉出倚石柱而
觀時佐一二子初不作酬對類彼之有道者翼日徧歷
僧院至別峯庵庵後峭壁矗立丈許叢篁老棘若苔蘚
被之熙之給吾曰上且爲繼於是解衣結帶揉而攀蛇
而行雀而躍猿而升及巔則諸子已潛由別徑魚貫至
撫掌大笑聲滿巖壑嘻何其快也述所經歷得詩若干

首而序之如此且夫士卽伏而不出而環堵之間風雨
雜沓一燈熒然斷簡殘編佐之斗酒興酣以往抗聲長
吟不自知其是歌與哭而俯仰上下寂歷蕭森若有鬼
神焉爲之奔走斯亦極磊落之致而金焦所得或未有
以踰則異日者必益至於所謂名山大川而名山大川
亦慎勿遽出其奇突幽杳深阻屈曲曠邈震盪取駭於
人人而留爲吾待

蓋山文錄

卷一

十

竹居餞別詩序

夫賢豪之窮而聚乎下非時之幸也然賢豪之窮而聚乎下非時之幸而猶賢豪者之幸也至求聚乎下而不得則時之幸不幸抑又不暇知其賢豪之窮則甚也雲天下窮者也而其所師友則故一時之望而嘗以自矜閒者自吾師桑根先生之亡而驥服鹽車莫爲之哭也自吾友馮君夢華之別而蘭生幽谷莫知其芳也若之何其不思而戚戚而悲悲而旁皇於身世之間之不能以已也夫長逝者不可作吾黨之王子猶克相從則未始不可賞奇析疑商量舊學而稍稍以慰矧夢華行誼方之古人初無多讓前將軍旣禮焉俾教其人士來者

盍山文錄

卷一

十一

曹無所識遂去之彭城夫大丈夫卽何暇與兵子較其短長去誠是也特不謂彼之居高明之位者旣知有夢華其人亦與目不識一丁字者等而不爲吾黨之窮而聚乎下者也吁可怪也於是秦君伯虞張君楚寶田君撰異翁君鐵梅暨雲祖之楚寶冶山之竹居賦詩道其行而畀雲爲序鐵梅且爲之圖夫此數子者類天下賢豪雲旣獲與之友遜其尤以爲時用視所謂高明殆有過之無不及蓋其信也而訂交皆後於夢華昔者騶虞之出從以孤羆而虎豹象犀莫不致敬於騶虞餘以爲羆羆羆知其然也弗敢當虎豹象犀也則羣以爲無異故也及騶虞之亡也羆猶是也而虎豹象犀之屬之

無復寵之者何也嗚呼桑根師吾黨之騶虞今其既卒於孤羸何求此雲與夢華所尤悼而不惟政治之泄沓於上無復宏遠略風俗之泯斲於下無復貞永圖其號爲天下之窮者又坐視無所與而時之幸也否也均不敢知也然則吾黨於此計惟勉自鋌礪蘄至乎所未至副吾師往者之所以相期如是焉已也

六先正詩序

國朝有名位而爲當時人才所歸往者自康熙迄光緒得先正六人焉夫人才如嘉穀當其旣實且饜飫天下然非老於農事爲耕而種之樹而芸之刈而穫之則鹵莽滅裂不且稊稗弗若哉六人者上農也降尊下交意存潤色貞元所嬗其魁碩瓌偉之氣之抑塞而未發者重與張皇故鴻博諸儒冠絕一代公孫弘之開東閣方之蔑矣蓋益都相國有然躬主乎壇坫不憚稱說推轂後進經其獎藉往往成名以去王元美流風遺韻百餘年未沫也其新城尙書乎四方通人編帶紵衣之盛投贈累千金其碩學鴻材或且挾所長而斷斷然各不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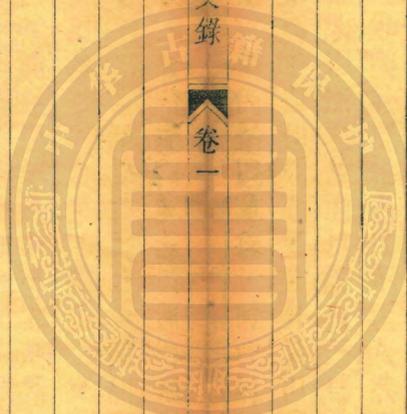
益山文錄

卷一

三

下謹與周旋皆能得其意鄭當時最稱好客所延接無聞焉弇山制府於是乎遠矣譽望旣歸出其緒餘霑溉乎當世雖復單辭隻字多賴以傳任昉之爲時聲名海內莫尙也則隨園老人其人忘爲當代作者旄鉞之暇輒徠以虛衷迹禮遇所由殆欲以振厲文學隱戢乎戎馬之餓而發名成業所在有聞李贊皇八百孤寒蓋遜其盛焉湘鄉相國弗可及也已世號人倫鑒華實並甄能盡異量之美於物色所知不置之青雲不已郭泰之深識李充之盛心不是過矣其桑根先生乎夫人才如喬松如鉅竹苟已萌芽卽冒之亂石撼之驚飈亦自必橫穿側出而莫之天闕可謂勁哉雖然夫孰與力其田

者之穀之生之易哉故曰六人者上農也屏居多暇卽
所希慕人係數語命曰六先正詩所謂悅之故言之言
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也後有作者
其不謂然歟



人之聰明材力之命於天者初無甚殊卽所謂性也而其後或著於當時傳於後世或竟湮沒無聞此豈有物焉爲之左右其閒哉亦習則然耳文盛於韓子而張籍李翱之倫出學盛於朱子而蔡沈黃幹之輩興夫皆天所畀耶抑得於人所漸摩而始有以自合耶吾金陵稱詩始王氏昌齡冷氏朝陽逮乎顧氏麟亦與何李參執牛耳自外與於風雅者代不乏人然不數數稱於世蓋嘗重惟所以然之故而其說有三焉一窮其年於學撰箸滿家初不自刊刻而子姓鮮識但珍手澤不知宜廣其傳也二俗尚恬退雖復一吟一詠自適己意未始以

爲名寢至無可甄錄也若夫迹不出里巷束修自好雅不以標榜爲賢而故紙塵封日遠日蝕遂不爲朋從所稱道者又一也是雖有合於邈世無悶之義然不又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歟要之抑猶有說夫詩六藝之一亦立言也嚮使有二三豪傑相與殫其聰明材力以畢役於斯篇詠旣工所傳自遠卓卓乎日益有聞時之人效焉後之人由焉如是而猶謂不能著當時傳後世將與湮沒無聞者儕吾不信也彼建安七子大厯十子及前後七子類者非其所性獨厚於天亦以人之氣類之相感於不自知而才有以相長習有以相成哉然則好聲矜賢之士宜若可疵殆猶狂者進取焉雖然會亦

時無有心人爲類而聚之甄而出之若河嶽英靈中興
閒氣等集故於世鮮稱上元朱觀察緒留當宦浙時用
黃氏宗義姚江逸詩例取漢魏迄 國朝詩人之隸籍
金陵者且旁及流寓都錄數十巨帙將刊行焉未果卒
子學博桂模抱遺書閉關來歸翼繼成先志力未能也
於是翁君長森集其友議釀而從事以謂前代之作既
多傳本且一時並舉費尤不貲盍刊自 國朝始亡何
學博又卒議者遂分任焉極校訂之煩綜覈之瑣成書
四十八卷曰 國朝金陵詩徵然而觀察於 國朝人
之詩非盡繙全藁有所聞見輒付寫人往往非其至者
又以詩存人義當稍假故不能若殷氏璠高氏仲武之
蓋山文錄 卷一 六

號爲完書此宜鑒其忠厚之思而不得復繩以別裁之
體矣抑吾嘗論世之發名成業者類黠不勝癡韓子之
文之雄朱子之學之粹皆以遺棄一切得之而黠者且
苟一時之安或別放其欲孰與疲精憊神而遠希乎不
可知之名哉此又得於前數說之外而歎聲塵寂寞世
莫予知蓋非適然之數耳不然凡曰作者造己於廣大
博覽載籍又徧交當世賢豪其於詩也不且有以稱吾
金陵江山之雄偉都會之鉅麗人文物產之瓌奇而奧
衍者乎抑未可例視已

鄭仲濂先生遺詩序

通州張季直嘗稱鄭蘇龕於雲越數年因閩縣陳幼蓮得見遂定交焉論年於蘇龕蓋忝長事而識議之卓學養之邃則雲故友而畏之矣一日出其尊人仲濂先生詩見示先生用庶常改官考功居銓曹有年於學無弗窺於治無所不達於人事騁巧鬪捷紛然千百變而未已有者乃一無所知日治官事畢挈蘇龕或造太學是正石經文字或尋僧梵剎與其茗話或走琉璃廠各肆諦觀古書畫以爲常嗟夫滔滔陸海中乃有其人若是耶是則蘇龕之品之才故有所自耶詩凡二卷多五言律及截句先生蓋以詞名者此特所偶寄然而非猶夫蓋山文錄

卷一

七

世之爲詩者矣其思之清明月照積雪也其體格之逸空山無人水流花開也其境之超清晨登隴首也而要其旨則律奏蕤賓精鐵自躍霜氣時肅應彼洛鐘尤窈遠而不可測也吁可尙也或者猶見少豈知中朝達官所辦惟高爵厚祿求如先生之作雖箠之數十有一字不可得者少乎哉先生亦籍閩縣烏石之山蓋其巨鎮雲爲序而藏焉蘇龕他日見有閒雲出岫中自然舒卷其必先生之詩也夫

蘋影軒詩存序

海內詩人所交凡十數詣各不同獨以謂閩縣鄭蘇龕所作爲神骨俱清此蓋有大事焉所業則自二謝逮韋柳又逮孟東野姜白石泊近世徐東癡生平所得力不必盡出於斯而亦居莊嶽之間之自不爲楚語者類也乃者曾君蘋香示所爲蘋影軒詩存且屬爲序雲讀之怪其與蘇龕類雖蘇龕多古體君多近體淵源所自亦不盡同其爲清也則一君籍江西長甯羽林孤也自其少從宦淮徐閒卽偕金壇馮夢華雜治詞章學兼及倚聲世傳篋中詞目爲南宋高手是矣夢華嘗稱君於雲雲故與君習君以蔭官知縣待銓於吏部數數爲事例

益山文錄

卷一

六

所排用舉子業自贍夫 國家事例之設豈利其賞哉大抵或工或賑庫帑不足取給乎一時而熙熙攘攘中求如張釋之司馬相如其人蓋不一二觀以與爲取類步趨卜式名仕宦而實子母之權則豈特視 朝若市哉選人稽困不又職斯哉君顧不以概於心詩凡數百篇要皆志和音雅有清氣灌輸其間雲以是覘所養焉近蘇龕手寫全唐人詩遴其性之近者將有所編纂雲戲謂曰一卷冰雪文避俗常自攜卒業可題曰冰雪集蘇龕亦笑君之詩殆近之矣

益山文錄卷二

攝山紀遊詩序

遊山水而無歌詠以寫之卽樵牧奚異然則迹所經歷
揆張乎幽窈昂藻乎佳勝而仁興以作大篇短章與山
水輝映故宜有擅其能事者矣雖然一人爲之孰與眾
人眾人先後爲之孰與一時是以唐人早朝大明宮若
登慈恩寺塔諸作譬齊起軌里連鄉之卒楚陳漢水方
城之眾晉與秦驅汾絳殺函之士方駕於中原可謂盛
哉然而人同一題題同一體雖各殫極其才力所至而
其類未廣攝山紀遊詩不然其境則有最高峯天開巖
諸勝可攬其人則有明徵君徐騎省諸賢可懷其物則
有隋塔唐碑宋之題名可摩挲而視於是或陟或涉或
倚樹而立或藉石以卧或煮酒埽葉或烹茗汲泉或嘲
諧或感喟或甄往躅或溯流風有觸則詩之不以題拘
不以體限亦不禁其適同類之可百篇蓋翁君鐵梅招
同鄧君熙之蔣君紹由鄭君蘇龕暨雲爲攝山之遊之
所作視山志所載江總持以下詩人以百數豈但不愧
之已哉雖然山水之美天也非人也攝山齊梁所締構
丹堊於歷世洎國朝益加藻績經粵逆之亂彫剝無
存人者亡而天者始出而佳勝所在時遇之幽窈之墟
一歌文詠乃寔乎遠焉然則山水而雜以文飾士夫而

益山文錄

卷二

一

滴乎眞率國家而舛於名實其病一也

蓋山文錄

卷二

二



卷二眞率圖卷而檢以合實其

扁善齋詩藁序

嗟夫士之獲庸於世與否豈不視乎時哉其時之後先異尙無論賢不肖由之則伸不由則絀蓋遇爲之哉而遇可必諸古而今則大謬不然者在古若可慨在今不轉可思哉夫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此世祿之弊誠不若通乎六藝興以三物者爲足盡天下人才然語不云乎王孫公子不琢自雕此故可以理信且世胄卽不皆可任其賢於非英俊而竊科目營保舉暨夫倖事例以進者亦旣可知矧黜陟馭天下大柄陟宜乎才黜宜乎不才抑又不必拘拘於所由之途而自不可易者也雲友鄧熙之江甯望族舉優行以教諭待銓貧不能自益山文錄

卷二

三

給用筆札遊諸公閒而多所寔跋識者不能無疑焉或徵其世德曰祖嶰筠公總督浙閩與林文忠公禦夷海上謫戍旋賜環先後起用並稱天下名臣父知府贈太僕子楚先生與諸父文愨公並以身殉國此宜昌其後否乎或詢其才曰少日閒關流離能自殖於學善詩若古文駢儷文及詞賦八法亦工而其爲人落落然自矜貴此稱其門子否乎雲友之十數年後乃得同邑蔣紹由與熙之同過陳仲子墓賦詩紹由弗逮雲與熙之同次韻送馮夢華亦弗逮也卽熙之可知大抵其詩不屑屑作無町畦語多跌宕自將骨堅而韻亦隋而紹

由所爲青溪詩存雲嘗序之以謂得宮聲爲多若茶陵
李氏與熙之扁善齋詩藁並不數數觀焉然而熙之者
所負若此所值若彼謂時非若古者以門蔭世其官故
緇歟彼其器必以是顯歟謂遇必有所儲以待售歟彼
其能豈無足動黜陟天下者之聽歟且謂寒峻之進之
未可與豪族方軌歟彼不又所謂不琢自雕者歟而屈
摺於科目數不當有司意力怯而骨鯁不能與巧宦若
壯夫用保舉見而事例又富人事非空乏可與於是乎
才者沈下僚不才者躡高位而已夫天下事未易一二
盡而多可感者獨熙之也歟哉今其年四十有奇其詩
方進未艾其志事亦不宜以是止雲爲之序蓋信於其
世德而爲以才爲物色者須之

盜山文錄

卷二

四

青溪詩存序

古之志士無所爲則已其有所爲天之運會不能執地之水土不能拘而風俗之成於人者抑不足道伯夷叔齊匹夫也但知人倫不知天命世推爲聖人之清言游氏所謂僻陋在夷者也廁身七十子中最號爲知禮屈原者世濁而獨清眾醉而獨醒雖放棄之餘而所作乃上承平風雅然則運會也水土也風俗也常人推嬾於其中志士則拔出於其外是非其彰明較著者哉雲友同邑蔣紹由殆今之志士縱觀乎諸家道術以謂原本性情究其用而得朝野所由治亂莫尙於詩蓋非細故也而其稱詩也當或好盡而乖作者之體或眩古人之

盜山文錄

卷二

五

篋如塗塗附或朽然若無物或其細已甚或思蹇淺而率或務摹擬而並己之面目忘之之時出所作抵還之苟絀且從焉俗將變而其風亦隆然以上必矣今夫齊梁綺靡誠哉不足珍或遂以江左文章家家皆玉概乎百世下之人之詩若不足執中原旗鼓者吾儕二三子宜如何張皇雅道俾運會平陂與所謂水淺土薄之說一秉諸常人而吾自擅其深且厚者焉迹紹由所作正如茶陵李氏得宮聲爲多於音爲宮於律爲黃鍾於五行爲土於十幹十二支之位而戊己居厥中不憂憂自異亦自不同故其詩不惟不浮豔於南亦不羸豪於北蓋植體於載籍也豫研精乎歲月積氣乎道塗而性情

之正矧又有志之士之畢力持之者哉今年始強仕所
爲青溪詩存已十數卷而風雲月露若一切流連光景
者什無一二大抵盱衡朝野憂時感事自不可以已又
能用小雅之意爲國風之辭不失乎古作者溫柔敦厚
之旨吁可尙也已夫雲亦好爲詩者幼而孤露獨委己
於學前乎我不暇論後乎我不克知其並乎我者又不
數數觀嘗以謂詩之爲物非高爵厚祿宜可自爲何運
會之執水土之拘與牽牽於風俗而坐視或者之滔滔
不一張雅道得紹由而雲乃不孤也

五先姊勗弟詩序

嗚呼士女子不幸而始以才見尤不幸而始以節見此其故詩人知之矣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而作列女傳傳列女者皆不知也雲五先姊守父母所命以貞沒雲嘗述以抒哀其所未述有勗弟及哭四姊二詩四姊少字同邑周氏提挈雲於賊中以事督責雲旣而背雲面枕泣俄畀雲先自賊中出繼亦出而抑鬱不自釋病沒於徐之宿遷者也詩並四言三章章四句無藁嘗誦於雲而已其勗雲之詩時雲嬉遊則誦之誦之雲輒若撻於市朝故能記哭四姊詩絕痛當時僅一聞後以問則慘然色變蓋有不可言者嗚呼姊不幸而不能無非

益山文錄

卷二

七

無儀惟酒食是議而乃見其節與才焉故愈不欲自見禮有之知而弗傳不仁也雲不弟而更敢蹈於不仁乎哉後之君子有劉子政范蔚宗其人其弗傳之哉詩曰閔余無知勗弟有詞其詞維何父母弟慈其一今罔弟慈越歲逾時哀哀父母弟胡弗思其二弟之弗思合名曷垂光顯父母跂余望之其三

五先姊勗弟詩序

鵞湖講道圖序

圖大抵二三十年物矣筆墨簡遠得之鸞黠閒有人列坐者七鬢眉並偉然然不掩乎齊莊之象幘右篆書平署曰鵞湖講道左角有印章一漫漶不可辨不知作者誰氏也七人者類古燕居服年亦不甚相遠又不知孰呂伯恭孰朱元晦孰陸子壽子靜孰劉子澄孰趙景明景昭焉昔者伯恭以朱陸不無異同欲令歸於一故相與會信州鵞湖寺時淳熙二年也而其論教人元晦欲令人博觀泛覽而後歸之約子靜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乃博覽職是不合雲不敏不能左右袒亦不暇爲兩家調人然竊以朱陸之言各有所本故各有所持殆

蓋山文錄

卷二

八

所謂分殊而理則一焉者耶自元晦言之博學而詳說將以反說約之謂也自子靜言之明明德於天下先以格致之謂也蓋一也特孔孟反覆其辭而惟以垂訓爲懷故言之也無弊朱陸發明其意而或以宗旨相尙故衍之也若歧是亦儒者於聖賢之未達一閒乎哉然而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殊塗而同歸述元晦子靜所言何以異此而世猶執朱陸異同之說引繩批根互訐不已則其徒爲之也涓涓不塞流爲江河天下事大抵然矣然不具論雲獨以方宋南渡其不競抑甚一時賢人君子不用於世者相與上下其議論猶兢兢然講明所以修己治人之學無逸思焉說者以有宋文物追配兩周

其不信夫而趙景明者故臨川守諸君子之會當以爲
主又以見是時士大夫之好尙其尤可風也夫圖某都
督所藏介桑根先生俾爲之序雲於宋儒之學藩籬未
涉矧其闡奧重以先生命不可辭爰抒所見歸焉抑思
子游子夏皆學於孔子而持論往往不合則學者第葆
乎五常之理而盡乎五倫之事蘄無愧乎爲人小小異
同置之可也

益山文錄

卷二

九

同置之可也

予正當之難而盡乎正命之理則無所不盡矣
予哉予夏皆學於孔子而持論往往不合則學者第葆
乎五常之理而盡乎五倫之事蘄無愧乎爲人小小異
同置之可也

江上春歸圖序

其言不盡出與夫直其不

甘君劍侯當江甯既復買舟旋里圖之爲江上春歸蓋轉徙關河十數年與一旦家山得返其忻戚悲愉之情胥於是寓焉又十數年示雲使詩之既詩而復爲之序曰劍侯有心人也思吾江甯昔者之失與所以復之且既復之後上之政治下之風俗視未失之江甯何如哉粵逆嫖忽下旣不能扼之上游挈疲羸無紀律之兵授未經戰陳之將守寥廓不相呼應之城其無幸必矣嗣後張忠武公苦戰數載勞動不下後之人江甯卒不復者雖軍分勢絀而亦權有未專閒者督師大臣卽授以所在封疆之節俾軍與饗悉綜之而成謀旣得不以有

益山文錄

卷二

十

所牽綴而四出應援故所嚮有功此旣可以得兵機矣江甯雖曰都會數十年前聞習尙猶儉樸齊民服御飲食蔬布而已而士之飭廉隅而以義命自安者亦未至甚豈今何如哉雲故居近督署幼時竊窺旅見之官爲數似無幾今思之什百千萬於昔也而昔所爲大法小廉材當其任與一切號令不煩數者今又何如哉說者曰躬撻喪亂昇平獲日覩亦云幸焉政治風俗閒小小紕繆殆無足深言然而否泰之機厥有由兆不忘前事卽後事之師惡可苟一時之安謂天下無復事及有事則張皇失措悔嚮者謀之不豫立而時會之坐失也則晚矣劍侯熟世故其言之不輕出與夫重斂其才知不

欲汶汶自了者歸旣十數年俛仰今昔度皆究於心吾
江甯卽一郡乎一葉落而知天下之秋一餅凍而知天
下之寒上下交征利源必日竭至於勢窮力屈禍變因
之不旣有然哉矧耽耽然環而伺我於外者其情尤叵
測哉不然意有所寓而圖之圖而詩之抑風雅所有事
夫劍侯則有心人也

益山文錄

卷二

十一

天賦聰明自心人也

不猶許然哉矧耽耽然環而伺我於外者其情尤叵
測哉不然意有所寓而圖之圖而詩之抑風雅所有事
夫劍侯則有心人也

仕隱圖序

武昌范月槎先生官京師時作圖曰仕隱數十年迄今
矣海內序而詩者且數十百家大抵緣東方曼倩避世
金馬門義竊以謂皆非也晚近士大夫身一入官幾不
可復退於是舉嚮所獨居深念以蘄乎有爲者回易其
志屈摺其行日背馳以去不進不已進益不已先生曰
是僂於仕者耳則惡知仕時方儻然作隱之時觀卽仕
彌自適也哉而先生者內冷宦有年外閒曹有年今監
司矣猶嚮者閒曹冷宦退休乎一室左圖右史閒作詩
歌就而聆其言則歷數嘗所交遊位率不甚顯要一時
通人若以湖山高水長之概而興寄所由偶乎遠焉於

盜山文錄

卷二

十一

官中之事一不以關口嚮使如士大夫所鶩肩輿手板
不夕乎侯門卽朝乎戚里躋彼要津直旦夕閒事先生
曰是苟於仕者耳則惡知仕時方儻然作隱之時觀卽
仕愈自重也哉然先生年之耆遇之坦與繼嗣之克光
未始不以此行常留有餘而不足無自見也昔者謝太
傅身都將相寢處有山澤閒儀是亦仕而不忘乎隱者
而弗以相况非以先生自有其真耶

仕隱圖序

送田撰異從使英俄序

送田撰異從使英俄序

今之矜言洋務者輒爲清議所斥皆非也夫中國有堯舜三王之道有孔子之教冢宰掌邦治司徒掌邦教宗伯掌邦禮司寇掌邦禁司空掌邦土而食味別聲被色者莫不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治天下之常也雖百世無能易夫豈有奇袤之術詭異之經可以加諸其上者夫何矜焉然而有常卽有變今天下若國於西洋國於東洋國於東西洋之外而首尾與我相攜者大抵地醜德齊加之舟車之迅疾與人民之矯虔皆能自至乎中國堯舜三王孔子之世所未有也生堯舜三王孔子於今亦必卽東方曰寄

蓋山文錄

卷二

三

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達其志通其欲思所以逆禦而順綏之不容屏而弗務也則清議雖嚴亦未揆乎時變故曰皆非也有深識者於此當外洋弗靖時時構釁端亦嘗心以爲慨而又未始不幸我中國一統之祚之藉以延長也傳曰外甯必有內憂在晉之初屏天下甲兵以爲無復事未幾而八王亂之五胡乘之迨隋季四方旣服而土木游觀日益荒淫遂以亡其天下此非尤彰明較著者哉然則今之爲中國者其亦以諸夷爲外懼日討海內而訓之於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競競乎無敢卽安其亡其亡繫於苞桑用此道也夫如是而有橫來相干雖所恃礮火猛

烈步代整齊然主客之勢既異避所長蹈所短倅而乘之是在知兵達權變者要之以自治爲本傳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吾友田君撰異性穎敏而鷺下筆蹈厲有兼人之才 欽使英俄某公奏掌書記時人頗惑焉雲爲辨今昔所以異常變所以殊且言我中國宜因外洋而識所以自立之故蓋公爲 朝廷所信任君又信於公庶幾因之以達矣乎又嘗思今海內故數千百年所傳之中國合國於海外者以觀實與戰國時等當其時思得地而戰秦也地既得而復許以和秦也和戰惟所欲而卒之六國遂滅亦秦也抑可鑒也

此作於乙酉夏旣成撰異以故未行姑存於此

盍山文錄

卷二

古

送何善伯序

天下之治一也亂則百出而不窮已亂而圖之勢常不及圖於未亂則迂而非笑之比也然而深識者於此未嘗不默觀其機而以人之所懼爲無虞人之所忽爲懼何者今天下若已治矣或不免兢兢焉豈非以海上諸夷之環而相伺哉然雲嘗論日患諸夷於外是亦我中國一統之祚之藉以延長而內之可憂不在是焉夫所謂內憂者何哉民亡其業而習亂者眾也夫軍興以來人諳武事戈戟矛鏃若槍礮之屬率視爲玩具一旦有事操而出耳此於亂機旣肇矣蓋咸豐之初雲雖幼嘗走大河南北見其民多作急裝腰刀手槍行賸纏匕

盜山文錄

卷二

五

首竊怪俗何好武若此已而捻逆起蓋其證焉而亂所由作不在營勇之裁汰卽在棚民之糾結 國家能三十年無事此曹無復患否且乘之必矣蓋棚民或卽往者營勇倚寄而雜耕豈其樂此大官弗之哺耳然結習未除睡肯之怨挺及相讐報復浸尋因而聚眾此可以致亂一也其營勇衣食於月所餼銀米久矣俄而罷之治生之事類非所習又不能坐以待斃於是小而竊大而盜竊盜不已馴致攻劫此可以致亂又一也閒者游勇竄匿扇搆而遂成會匪奸民雄長械鬪而不關有司蓋亦其證焉夫以天下多好亂之人而又擅乎爲亂之具其致亂豈難哉雲友何君善伯嘗參直隸環衛軍事

於軍政多所裨故雖謝去久之而其將有出官皖南鍾
總兵者仍禮請以往總兵所治在萬山之中棚民特夥
而諸營所徵之勇亦往往而有是以舉二者以告而并
贈以世所迂而非笑之言焉夫先王令典之三致意於
民間之婚嫁也非特生聚也蓋用以治亂民也古者揭
竿一呼而所集或數千百輩大抵皆孑然之身無所於
籍耳爲之室家之好以生其係戀之心而戢其桀驁之
氣卽思亂亦牽於多所顧瞻不遑暇矣然而非在上者
重與經營使各有所業亦未可底於行矣矧善伯今方
用一舉人官同知居賓佐之列哉而是言也故所由治
亂降而羈繼之解散之駕馭而防制之亦非無術特恐
盜山文錄

卷二

夫

釋是不懼而兢兢於諸夷不知諸夷嗜利志不在君國
子民饜其欲則已且亦思所患每出於所備之外也善
伯則有深識者其或因所禮而達於疆臣達於樞臣以
次達於朝廷之上未可知矣

顧氏本支通序

吾上元顧氏遷自吳洞庭山洞庭山遷自崑山崑山遷自江甯江甯始仍遷自崑山迹其所支衍大抵皆自吳丞相雍後遂與陸及朱張稱吳中四姓上元始遷之祖大抵自明初傳幾何世而至高祖生曾祖鶴齡曾祖生祖彭年祖生考長庚曾祖以上之名祖妣以上之氏不可得而詳則以係微無譜而歷世祐主所題失於咸豐三年郡城之陷小子雲卽欲道數典忘祖之罪亦復奚由曾祖祖隱德不曜以處士終敬式生平宜有可述而嘉言懿行盡其無徵則亦不敢妄爲之說考字星伯粵逆倡亂守魯連之節正命於家事具先考殉難誌略性

蓋山文錄

卷二

七

嚴整衣冠出入有常度食指凡數百中庭以內肅若齊居治置以勤接物則厚甚於族從忍所不能忍始析居而請合已合又請分皆曲折如其意卒式好無他所善故人二既没子孤露無所依贍之十數年既冠既婚能自立始各業之去雲罹鞠凶也幼他不獲盡識聞於人所習稱如此娶先妣同邑徐氏婦德母儀秩然具備用克造其家事具先妣事略生子男女十長兄天祥字履吉性敏練習名家言從辟書爲人佐咸豐三年旅徐州聞江甯陷一身挾數百金走千里至秣陵關既得先考殉義狀哀毀逾常禮關故邇於賊厚賂閒謀使寄聲家之人當是時環賊而壘十數賊壘而拒者亦然不獲已

往來其閒軍恫爲賊加之劫持賊詫爲軍從而搏執率
惴惴不自保崎嶇數閱月卒計拔其家以出借之宿遷
踰年與東道者迂去之山陽拾警作避之蘇州江南大
營陷粵逆下竄避之吳江又避浙之烏程浙會城陷道
南潯鎮入太湖出江陰絕江潛賊中行千餘里達泰興
黃橋鎮旣謀往山陽至揚之邵伯埭資斧竭不復能行
貨所餘什物僦居其孥徒步走興化告乏於所知天寒
雨雪泥濘尺許一涉輒沒蹀其爲况瘁非凡所堪卒以
無獲會二兄四兄以次至自遠得濟方居山陽劫賊夜
行屋上瓦裂有聲兄疾趨雲室滅燈以告因相與啟關
關啟雲將出急自後捉雲衣屋瓦果自上下擲兄則手

挺仰撞屋椽甚力椽折一賊顛墜擒致有司餘逸居烏
程日南中避兵數十輩窮不自存出數百金資之以去
是以有邵伯埭之困初無所悔其輕財多智數類如此
身頽而碩瘡癩着面皆滿雙目瞳瞳然鬚若髯各數十
莖儀狀甚偉没年六十嘗以議敘得縣丞娶同邑葉氏
子女各一子舉婦山陽劉氏並没女適甘泉梁氏次長
姊殤次二姊適同邑蔣氏略見蔣甥敦五墓表次二兄
嘉福字錫之讀書好涉獵史傳行楷並工尤憲馳擊以
古豪俠自期嘗云大丈夫當上馬殺賊下馬作露布終
不汶汶以沒咸豐閒一與京兆試無所遇用書記客東
諸侯閒曾文正公督師北征去從其軍亦無所見久之

以勞例保主者誤竄其名籍得右班官遂棄去年四十四沒讖者以兄資英特使出與時會功名必有可觀乃竟沒於汶汶天下事故不可知娶同邑莫氏沒子二科失之三年之難次城次三姊適江甯王恩林次三兄天祺有宿疾年二十五未娶沒於山陽次四姊字同邑周氏沒於宿遷略見先五姊勗弟詩序次四兄文字弼臣子一元女一元婦同邑鄭氏次五姊字同邑袁國庸守貞以沒事具先五姊述次卽雲娶同邑黃氏子二孝珣以嗣長兄次孝珉女四長適涇縣吳氏第三者殤嘗過而銘其墓曰女叔黜初避亂於外江甯之顧有議與通譜諸兄以共城而處溯乎其始又皆自於崑山特輩行

蓋山文錄

卷二

九

不可稽萬一有舛非先世所安其議遂寢而吾上元顧氏族兄若族子元若而入至其本支則謹序之如右木則有本水則有源先人清芬獨湮闕於小子雲情不能誦隱痛所在時次心骨後世子姓其可不慎旃

蓋山文錄卷三

上元顧雲石公

遊半山寺記

出故明厚載門而東遠望孤亭聳立雲樹之表城垣表抱之同遊仲甫王君曰是謂東巖王荆公半山園在其西偏今寺故園址而東巖卽所謂謝公墩者也於是行山徑里許又折北而登焉以謂是非謝公嘗與右軍臨眺以出世爲言而右軍規之康濟之地乎今或執是譏公然當公禦秦泚水舉投鞭斷流之盟於談笑覆之閒者粵逆雖燦起其燄未若苻氏之烈使有如公者逆而制焉則燎原之勢可熄而臨眺之跡又何至與生民俱

蓋山文錄

卷三

一

燬也哉其慨慕冲舉蓋所謂寢處有山澤閒儀而公所偶寄也王君曰然又以謂荆公罷政後用文章自娛而戲持其詩以爭之謝公者亦此地也夫荆公亦今所詭病豈不以制置條例一切以利言然而平準諸物相爲轉輸其利故在中國今則諸夷以其詭誕不經與夫中人嗜好之物罔中國之利而擅焉而中國者又以其要約恫喝惟諸夷之利而奉焉甚者假貸子息使如青苗之法之責利於我是殆荆公所竊笑而以爲未始前聞者也王君曰然然則毋徒高議古人也已亦求所以富彊之術俾諸夷遠屏而粵逆覆轍亦無自敢循登斯亭也庶幾識所取法矣乎亭庚午重建其外巖石墳如冒

以霜蘚作淡碧色頗磊砢可觀餘寺屋十數楹兩公粟
主闕焉無足記者於是遵曩徑以返復道故宮城相與
想當日殿廷省寺禁籙尊嚴而野水荒烟無可彷彿矣

遊後湖記

光緒十年甲申夏四月偕馮君夢華秦君伯虞甘君劍侯陳君雨生翁君鐵梅遊後湖買小舸二六人者分載焉而鍾山蜿蜒天半作深靚色若與客俱西既至湖心寺有軒遠憑女牆一水繚之長林豐草彌望翳如競綠於庭樹持杯酒相對蓋樂甚後湖故與江近南朝習水軍於此所稱元武湖者也今其中洲渚相攜水亦淺狹當時樓櫓徒想之蒼茫而遠睇長空煙起蓬蓬然隆若黑絮知有諸夷輪船駛過江上時則法夷以攘安南故稱兵中國而我樞臣疆吏相與重嚴海防將有以制之俄安南捐紅河外以講蓋和議復成矣夢華曰危哉日

盍山文錄

卷三

三

得友人粵東書中國所集諸軍月餼銀以兩計者二而法夷召募於香港者人番錢四十餅羣不逞趨舍其閒往往而有又其攻戰大抵爲四陳所召募粵西人居前粵東人次之其五印度人又次之最後乃法夷卽有挫衄自其督陳酋長外率持中國人供中國斬刈嗚呼何其利厚而謀狡也雲思諸夷火器猛烈以攻無能守以守無能攻爲中國謀則惟猝而與之戰夫戰之爲用避所長蹈所短其要不在多軍在輕且銳豫察戰所不於水於陸當陵阜之地步軍伏不與覲及其未成列也騎軍則疾擊兵及旣交伏發於寂地或原野不可以伏及其未成列也步軍執長矛進若排牆而速騎軍張兩翼

橫截焉勢成迴復蓋夷陳堅而步伐遲重制之以輕銳
使火器不及施於是長在我而彼之短乃可乘矣今和
議旣成亦奚事此要中國之與諸夷常此相安事殆難
必伯虞曰諒哉劍侯樂洲渚之勝議結數椽來箸桑泊
志桑泊亦卽後湖儻以是言增之志中用諗來者是日
也兩生攜有曩遊所繪圖題詠幾滿惜湖山艸人未暇
卒觀然鐵梅所知多善畫者蓋亦合圖其概吾六人共
詩焉其約而弗果借有鄧君熙之

蓋山文錄

卷三

四

遊烏龍潭記

吾友秦君伯虞主講席奎光而居惜陰書院迤西數武爲薛廬則雲所假館丁亥孟春月旣晦二人者於夕陽將下循烏龍潭而步而高柳數十百樹遠伉梅花近遲芳草盈盈然始睇於雪消春漲閒與樓臺俱靚於是伯虞喟然歎曰是卽吾儕之綠野乎吾儕卽作一身都將相歎歷數十載而歸休於園林觀乎矧山不累而高水不浚而清禽魚卉木不經營而具曷嘗事疏疊之勤而施藻纘之巧乎而興寄之高腰腳之健友朋言笑之娛不轉勝之乎且彼所謂將相者誠其才乎抑其命乎其所爲誠非人之所能爲乎抑無以異於人而亦不自意

盜山文錄

卷三

五

爲之乎誠直而行乎抑詭而遇乎是皆不可得而知又惡知山澤閒儀廟堂人皆有之乎有之而一邱一壑其可必得乎得之而又毋似昔人憂讒畏譏雖居綠野堂不能自適其樂乎又昨者何君善伯之言曰人無富貴貧賤晝同三餐宵同一寢而患得患失富貴者之勞類不若貧賤者之逸矧與言游目騁懷乎然則何必作身都將相歎歷數十載而歸休於園林觀乎吾儕之遊不旣樂乎不旣樂夫逍遙遊而并無待於齊物之論乎時雲倚樹聽夫流泉來自盜山東北諸峯以入於潭者其聲潺潺然曰子姑聽此

遊一拂祠記

清涼之山有壑北負崖如人箕踞而平舉其兩臂則東西之若巒若岫以漸夷至於坡陀直南蓋山一峯如冠之有玉而皆翳於竹木不可窺中曠數畝而平宋鄭監門之一拂祠在焉重陽後一日強君惺園至自冶山飛霞閣因招秦君伯虞於薛廬小飲既罷奚奴挈茗具負團蒲擔石頭城下水相與道蓋山之陰嵐光被野人蹤絕希緣槿籬而入委蛇一徑落葉冒其上履之作槭槭聲至祠前席地以坐而林葉之黃者慘碧者紅者竹之綠者石之青者草之白者山色之紺者蒼翠者紛糅其閒目不給於矚茶煙一縷直上又曳於山寺鐘聲搖搖

蓋山文錄

卷三

六

雲表三人者顧之樂甚強君因曰是淪於賊一紀而卒歸蕩平俾吾儕得從容嘯詠於其閒雖師武臣之力哉抑我朝

列聖仁民也深而澤民也厚漢唐宋明之稅政年幾三百無或聞焉蓋國脈之靈長以此秦君曰然世儒輒矜言三代以謂極盛難幾然考徭賦諸制民之獲寬其手足以遂乎養生送死之常者孰與於我朝也哉於是視日已昃飛鳥幾輩穿暝煙來歸亦相與循歸徑有樵人負薪山半行歌徐下時隱見林木閒不可畫也

遊觀瀾閣記

金焦二山並名於揚子然金山以棟宇勝雖亦臨江所見猶可竟焦山則中大江而立倚乎樛乎若置身天半游諸目而神志之湛然以融翕然以滿者塵想爲鐫蓋天下至曠也而枕江樓觀瀾閣並名於焦山然樓迴出無徒獨可呼造化與語其下崩崖激浪若干乘萬騎騁原陘閒又若殷雷奮於地抑亦天地閒不數數得之境而中不可以楊遊者特須臾焉而已觀瀾之閣與隔岸象山並峙中東大江如川其上游自京峴迤邐以往城郭鎧火樓臺皆粲然可睹而海門居下游遠望煙村雲樹在杳靄閒中江之帆影櫓聲時時掠軒檻過晦明風雨所狀無不宜尤宜月夜雲遊始癸亥歲循山一覽未得其深也戊寅再遊艤舟雙合峯不踰日得之矣而未盡泊三遊則歲在丙戌焉合肥張君楚寶爲之主客則宿松熊君仲山天長后君和卿江甯翁君鐵梅瑞安孫君仲彤而雲與鐵梅榻於閣下日出登眺歸憩其閒嵐光披帷江聲撞枕不離几席而千里而近百里而途莫不効所有於是閣蓋其爲適天下莫尙焉一夕月光正滿開軒而宴聽隔江棹歌來自萬籟俱寂外鐵梅楚寶並有所作雲亦成五言律一有云雙峯明月上一笑大江橫時自謂於寫送無負然疑有先我者楚寶戲曰山谷出門一笑大江橫句綿歷累代遽爲君所攘誤乎故

乎雲亦戲曰彼之一笑乃須出門我今者反勝之矣既
罷各就寢雲獨剪燭觀僧所度焦山志中載洪稗存詩
數篇知嘗宿是閣恨其不生百年後不獲偕我遊不與
我共歌呼笑謹於是持茗盃臨江東望酌之曰君知我
今日者之遊之樂且無極也歟俄而江波半賴與天外
霞光相輝知日已將出反促鐵梅起並憑閣觀焉其升
以漸而鉅其色非紅非朱非赤而不外乎紅朱與赤其
豔奪目其體坳天凸出若頗厚而江波益煜煜獨上流
仍晦其光曜若中截者然始以爲異旣思觀於閣故光
曜若止於閣設觀於上流洲若嶼其光曜亦必從而至
焉觀者爲之也光曜豈可截哉但未見或出或沒久之
蓋山文錄

卷三

八

一躍數丈而天下皆曉若所謂濯日扶桑者鐵梅曰昔
人爲是說意嘗觀日出於海海上鉅浪如山浪起故障
日若沒浪平故若出至一躍數丈者或數數爲鉅浪所
障不可睹迄日升乃已抑或說者神奇之也居數日將
南渡旣爲觀瀾閣記記遊因歌與閣別且自釋其低徊
不能去之私焉歌曰蓬萊員嶠方壺山仙之人兮虛無
閒何如佳境共棲托觴詠往往迴朱顏文章況足斡元
氣牢籠萬有差能嫻一時攝之歸筆底穹巖飛宇陳班
班雲爲車兮風爲馬神遊那必時來還

平雲亦戲曰

笑

笑

笑

平雲亦戲曰笑之二笑

竹居記

冶山之隅有竹數百千竿芟其中而屋徑以雨花石子
屈如蟠如前軒檻之餘牖以玻璃春秋佳日萬綠沈沈
然輝映几席蓋皆竹之爲也吾友張君楚寶構之游息
名曰竹居先後來遊者汪梅村先生馮君夢華皆樂楚
寶所尙而記以其文旣傳之不朽矣日者更以屬雲雲
交楚寶迄今幾十年實先諸作者然則誼故不可以不
文辭耶且夫竹之爲物秉心者尙其虛砥節者尙其直
卽一俯仰閒而得君子出處之道焉楚寶者今合肥相
國所自出家世亦饒裕顧落落不與紉綉儕腰腹十圍
所藏度稱之於經生詞人之業旣皆得其深而章奏之

盜山文錄

卷三

九

學尤服膺胡文忠曾文正沈文肅三公行且以節見若
是楚寶於易所謂或出或處者不亦觀其通哉雖然說
卦者以蒼筤之竹取義乎震而震之象曰君子以恐懼
修省然則楚寶於此益深遠矣夫文忠文正諸公勲烈
在天下豈坐而致之歟蓋得於憂患爲多卽所謂經生
詞人蘄至乎有成者亦往往拂逆於中而窮乏於外懷
與安實敗名豈不然哉今楚寶所處旣順於恐懼修省
若有所未盡於是乎借鑒於竹以震來虩虩者自塵而
謂僅尙其虛心直節之與君子出處之道合猶之淺矣
然則雲更何以記爲意者冶山之側有水一泓相傳句
吳淬劍所風雨夜晦有神物吟歎如龍爲古湛盧魚腸

類者雲之文庶幾彈壓之耶否耶

益山文錄

卷三

十

益山文錄卷三

食舊軒記

吾友梅君少葦系出於宣城家世孝友服自其先至於今不墜亂定歸里構食舊之軒於其頤園度先世所爲書畫雄深勁直之作清微淡遠之觀俶詭環奇之製雲嘗與寓目焉手披心賞殆不暇有云蓋自定九先生文穆公至伯言郎中二百年餘名人閒作筆墨之妙又皆可傳嘻何其盛哉夫江甯淪爲豺虎穴十有餘載故家喬木草薶而禽獮雖陵谷有易處者矧茲卷軸少葦雖殫極力之所至之足以得之耶抑亦難必矣然且得自墮墻敗屋得自故紙中得自塵市得自蟲齧鼠穿得自負擔累積數千百事蒐之也若赴機獲之也若拜爵珍

益山文錄

卷二

七

而皮之也若居奇幾幾性命以之今海內豪家貴族所藏貨貝珠玉錦繡進此則法書古畫若金石之屬或非少葦所能望至十數世清門各擅才藝遞嬗於無窮而浩劫之餘祖若宗手澤所在猶自爛如則少葦亦非彼豪家貴族所可同日語也於是歎士食舊德之名氏莫不致美祖宗顧祖宗則亦已矣舊德之能食與否仍視其子孫耳夫少葦卓犖尙節俠人也官州刺史不上以養其親以睦其族以寶其先世手澤以貽其子孫他雖負縱橫之才矜推解之誼卽何以加哉雲故樂爲之記

寄讀書室記

室益山薛廬中之小者界其半置一椽榻一漆案如半月之形一藤几而軒其後窗蛇山武侯祠祠外林木參差爲屏幃於遠近則隄烏龍潭水而池池旁朱闌去窗弓許列植石榴一桐一樹若槐者一名明石屋樹左文桑根先襄公得自美國贈生植之或高出簷上或與簷齊枝葉交垂如幕日攜一卷抱膝坐室中外嚮見儵魚十數羣唼池上落花或茹一瓣入水去輕紅漸沈漸不可辨俄吐之上浮鳥繁不可名互弄其聲大抵清越可聽時翔入綠陰小憩暗室中人欲飛既知無他卽又止謀諸耳目者多矣此最愜於心手中書初未之讀也當是時自惟百年逆旅雖寄

益山文錄 卷三

三

一鏡入水去... 卷三... 益山文錄... 寄讀書室記... 室益山薛廬中之小者界其半置一椽榻一漆案如半月之形一藤几而軒其後窗蛇山武侯祠祠外林木參差爲屏幃於遠近則隄烏龍潭水而池池旁朱闌去窗弓許列植石榴一桐一樹若槐者一桑根先生植之或高出簷上或與簷齊枝葉交垂如幕日攜一卷抱膝坐室中外嚮見儵魚十數羣唼池上落花或茹一瓣入水去輕紅漸沈漸不可辨俄吐之上浮鳥繁不可名互弄其聲大抵清越可聽時翔入綠陰小憩暗室中人欲飛既知無他卽又止謀諸耳目者多矣此最愜於心手中書初未之讀也當是時自惟百年逆旅雖寄

惜陰書院侍讀圖記

夫學莫便乎近其人以近世言之黃梨洲之名德成自
戢山夏峯從遊首推湯潛菴功施爛如焉文章如劉海
峯實受之望溪此皆漢儒所稱弟子而非若門生之選
授用各有以自名於時荀子之言豈漫然哉然而相從
受學或阻以山川或迫以歲月故雖近其人矣或不能
相依以久則夫相依以久而於學尤便蓋無踰於父子
間焉雲不天幼遭鞠凶先君子見棄孤露不自立無聞
至今尙何學之云哉獨憶往居惜陰書院從桑根薛師
受業見嗣君飴澍森森玉立斐然圖史閒爲忻慕不置
雖師之詔飴澍無以異於詔雲耶而其所私心弗釋又
益山文錄

卷三

三

以觀飴澍之待吾師而自悲其不復有是也今夫士君
子未爲世用自非就養左右舍讀書復安所事然書第
讀焉已哉必也默體乎身心靜參乎事勢世用之也上
之朝廷下之郡邑蘄有以康濟其閒世不之用也猶將
退抒所懷托箸述以自見飴澍年裁踰冠已藉藉有聲
而吾師之詩文故輝映一世功施被兩浙旣迭主講席
又以其德望式後進然則飴澍之所學蓋非尋常近其
人其必有得於讀書之外焉近繪惜陰書院侍讀圖屬
雲記之嗟夫雲於學未知何似今觀此圖飴澍蓋勝雲
遠矣旣勉爲之記且從而告之曰此陰真可惜哉

昔者許子兩人自汴溯淮中道絕江過雲以友問雲曰
山陽有邱子者所謂欽奇厯落可笑人也兩人籍商邱
名懋賞以宦遊揚州蓋毅然貞篤之士始雲居山陽久
借讀東城紫霄道院有稱雲治詩古文者邱子則突然
來索所業觀之一笑擲去據坐道姓氏遂相善也邱子
名寶生佐中其字一日其步院後溪蕩閒彌望蒹葭與
水天俱碧有野芹數叢冒於其浹謂持佐酒聲琤琤清
齒頰微特其味長也於是驟入采之兩人初不解泗試
一澗溯如輕雲在空爲風所搖曳則相與踢臂出大笑
久之裳其芹行沽以去邱子家無僮石用句投養母雖

處遠必數數歸歸輒作孺子慕假之館者弗善也雲有
急待解倉卒無可任者邱子爲獨身走徐州崎嶇千餘
里事用立濟山陽俗澆而陋以是益弗善邱子所行許
子曰孝且義吾所嚮也許子世將家其僑居山陽材官
或騎遇邱子邱子則揮之下乘過雲東城會雲與客手
搏城隍閒馳而上曰丈夫不使健兒供騶從乃事技擊
爲言次馬忽逸橫越峻阜下雲亟舍客從之已顛墜草
際材官至請騎所在邱子則舉策使蹤之曰騶駘不中
乘斥去之矣已乃顧雲撫掌大笑以爲快山陽跨下橋
故淮陰侯遇少年處許子僑居其西其南則雲所寄琴
也歲暮反其居老屋三楹僵立風雪中許子日過雲語

必中夜蓬頭婢一昏寒輒睡去而雲妻爨鑪治飲具或
淪茗焉許子性沈密面方而微頰眉目疏爽有英概厚
重少言卽言亦古義於時事一不關其口邱子曰嗟夫
一鹽菜大使遽了吾許子哉其不關口無所用之故耳
許子與雲定交以返江甯時遇之逆旅中用意氣相得
於是往往漏數下始起行則從者倚扉大斝久矣邱子
至亦然至於酣醉淋漓狂呼絕叫聲震屋瓦鄰之人或
爲之驚起惟邱子獨也賓興歲邱子以孟夏之月偕雲
赴試江甯賃居西州門內某氏樓時雲故寄孥山陽也
雖曰溫卷日益笑謔主者以爲怪一日雲憑樓坐邱子
以炎歛坦其腹昂昂自別院來雲竊起取彈殼滿大呼
益山文錄

卷三

七

曰著會適中其臍邱子捫腹上曰必有以報雲趨下避
之踰時上邱子先持槃水立埃旣拾級傾以漑焉頂踵
霑濕邱子則躍而大笑曰快邱子故振奇士性豪豁不
可以邊幅拘身僅中人眉聳目竒兩顴隆起勢欲雄萬
夫初所居道院負東城亦樓而邃闌外蔭胡桃一樹蕉
桐閒植隔垣叢竹繚之流鶯時至弄其聲於空濛一綠
中邱子倚闌聽焉手茗盃謂雲曰以擲堦石視睨睨何
如語未旣璆然一擊驚鶯亂飛乃相視大笑也山陽之
人聞蔽於其俗始弗善邱子者益以病邱子顧邱子自
憙亦益甚嘗軒眉語雲曰子行齊楚吳越徧矣見有天
下士如吾者乎雲笑曰無之雖然許子與雲者或以驂

於子邱子曰然而不盡同也乃者雲既歸伏里巷許
子以讀禮去其官而邱子既領鄉薦亦無由東渡江蓋
幾乎無所嚮矣閒亦有一二友徒以文字相知不復遊
於形骸之外於是重念疇昔記其尤可樂而爲今所難
再者詩有之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旨在斯乎旨在斯乎

益山文錄

卷三



再書詩存之趣而暇則將謂下日百有餘年可益其
外決難之我然最重念蒙昔時其或何於而辭今視
發乎誠而歸矣聞亦有一二文辭以文字限故不詳
子以辭去其官而版于鶴離離衣也
似于問子曰然然而不盡同也乃者雲既歸伏里巷許

蓋山文錄卷四

上元顧雲石公

張忠武公事狀

虎總兵坤元尉

張忠武公國樑字殿臣家祥其原名也廣東花縣人

或曰

高要縣

少無藉季父賈廣西貴縣走依焉年裁十五六鬱鬱無所見則用豪俠自喜敢爲其難遠近以氣下之士

豪富而暴眾嫉之久會又辱其同儕則怒往覆焉莫誰何者然亦無他侵暴眾歸之一時爲之語曰強如狼弱如羊鋤強扶弱張家祥方洪逆之起金田也勢遽張羣不逞往往逐聲響應之或說忠武與合則慨然曰所貴豪傑能球民耳戕之以逞賊而已矣勞巡撫崇光積

蓋山文錄

卷四

一

前所聞民間語曰是其人勇且知義撫而用之必爲

國蓋臣忠武則單騎走謁於左江鎮崇光一見褒異俾卽執弟子禮時道光二十九年也越咸豐十年死綏丹陽崇光爲位於廣東以哭曰吾門得公良不負一慟幾絕於是所在賊起忠武勦之既有功而洪逆旋以賊數萬走新甯州率驍健二百人破之授守備賞戴花翎咸豐二年遂率偏師出廣西境旣入湖南破賊於道州蛇皮嶺進復永安州又破之於長沙新開鋪賊遁湖北則又破之於湖北洪山寺夷其壘遂以都司賞霍羅琦巴圖魯勇號仍率偏師從向提督榮循江而東忠武身不踰中人面白皙正方而中隆目秀長寸許而言論

温温接士大夫以禮問旁近所由阨塞與步騎之宜若
野老田夫則作好語問所苦見者忘其爲大將也當是
時賊據江甯爲僞都而鎮江揚州相繼陷向榮以 欽
差大臣督元從諸軍駐江甯都統琦善以 欽差大臣
督北來新集諸軍駐揚州所稱江南北兩大營者也南
軍聲威出北軍上遠甚故北軍自琦卒托明阿繼之托
罷去德興阿繼之德罷去北軍遂兼轄於江南大營不
復置帥南軍旣以聲威聞天下尤稱忠武其未授 欽
差幫辦大臣以前三數年間江南北所在郡縣警輒往
援援輒立解烽墩相望賊懼其至民又懼其弗至焉用
都司積功授漳州鎮總兵移壽春鎮加提督銜而太平
蓋山文錄 卷四 二

之功特奇始軍未至太平數里舍之獨身往視形勢迤
行至城下門者闐然入之慮有伏則袞走女牆閒騰堞
上之道一巨宅故賊酋所處闔戶入見酋方擁婦人臥
一笑及之攜兩級出遇賊媼數輩則啼而奔方意何亡
備若是俄歌吹作蓋賊中方演劇諸所守衛悉弛以觀
則亦循聲往往卽躍登其臺手兩級而舞眾皇駭頃賊
酋所七賊追至以級抵其二墜手及三餘二逸然後攬
身下大呼殺賊萬眾崩潰軍至遂乘焉是役也實下以
一人進攻旁近壘克之忠武每戰足麻屨布帔首若行
藤綯縛胸背累數疊遇賊不甚恃火器時賊之轟擊且
伏且進益近賊賊轟擊益力則覷礮發子過逆濃烟翔

入所部從之白及若雨下其以數百人覆賊萬人若數萬屢矣又稔諸酋伎倆所長短而逆以中之以故所當雖劇賊輒望風潰往往索一戰不可得則舉軍中旗鼓悉易焉而建他將之纛賊誤攖之輒衄則大驚悔六年賊襲破江北大營揚州再陷江浦浦口等處繼之而賊尤積怒六合以前令溫紹原遙領江甯府總六合防務屢挫賊賊至是益眾往攻勢危甚於是忠武絕江援之紹原聞大喜既至視其軍不足千人又以遠涉故散坐廢壘或席濠瑤而臥狀若弗勝兵紹原則大駭俄謀報忠武稱賊至問遠近日二十里許曰未也俄又稱賊至問遠近日十里許曰未也俄又稱賊至者數回問遠近

曰不下五里矣曰可矣而橫刀旁侍者出腰閒角鳴之臥若坐者皆起視纛所嚮擁之以馳悍然皆驍健也紹原則大惑率所屬繼焉戰甫交而忠武暨數百人者遽驀入賊中跳身盪決俄而賊陳亂潰去疾追至藏軍營盤城集再戰再破之連復浦口江浦紹原甚德之私於所部曰若公何好曰我公於子女玉帛未始以一眴獨好調馬雖極號怒不可羈勒袒而上手夷礮震之聳岡窈澗挾風電俱過不三數復馴矣紹原則大歎服謁忠武舉嚮所荅謀者以問曰此易知也適始戰地云何曰龍池曰吾愿視所由率狹隘不足戰獨所云龍池者其地曠衍可任縱橫是以須之至非徒以逸待勞也其夏

巡撫吉爾杭阿戰沒高資而九華山之軍戍自江北大營者又潰而江南大營旣以聲威爲天下望自所轄外先後援上海援廬州援浙若閩近數百里遠乃二千里提軍四出累月不歸而壘濶軍單遂爲羣賊所萃最後十年之役忠武死綏丹陽亦戰此也於是向榮奏以忠武總統南北諸軍退守丹陽用有珥陵之戰珥陵俗曰珥村隸丹陽南朝諸陵在焉當是時賊豔蘇常諸郡久扼於我軍苦不得逞而吾軍亦以財賦所出半天下正供之外藉以資軍故力爲捍蔽至是賊乘勢出全力爭之而虎坤元故統一軍於此坤元者字子厚四川人亦驍將提督嵩林子軍中以小虎名之別於其父父嘗

以故當法坤元號泣帥前請以己官贖父罪否則代以身言訖拔及自擬帥惜其材許以功贖於是戰必先登嘗敗賊十數萬於高資遂克鎮江復父所失溧水坤元每戰好奪纛選所部惡少年百許千金名馬配之背負紅旗一縱廣各四尺遇賊輒亂陳入望之如火雲飛翻爲風所掣俄鉅黃旗十數掩映其閒則所手搴於賊者橫舞之而出以故賊望見紅旗一簇輒曰是小虎不可當倒捲其纛以遁而其戰沒秣陵關亦以獨騎馳萬賊中奪纛旣倒之矣遽爲伏賊所中年裁二十許以贖父故官再至總兵卽奠方其軍珥陵旁近民積爲他軍所患苦坤元至躬往撫問遂羣歐之旣歸一軍皆甲坤元

亟合閉營門然後喻之曰是吾過也吾往而弗先彼詎
吾識語次獲鋤千百壘纍然至聲言逐之弗去者將擒
取生理之坤元亟登營牆慰遣弗聽至有進剗其壘者
不獲已取獵者之子內槍中燃火發之傷十數人始駭
而反時謂坤元於是非徒驍將也忠武旣殿軍至瑯陵
與坤元合日暮張筵召諸將飲酒數巡具冠服拜於階
下諸將大驚爭膝席至地忠武慷慨言曰勞諸君血戰
數年良苦今一旦糜爛至此而向帥又病東南半壁視
翼日一戰勝良善不然國樑必死於是今之置酒與諸
君別也坤元遽推案前擁忠武起曰過此半步而死者
非夫坤元請騎當前敵公步繼之計吞此賊必矣忠武

盜山文錄

卷四

五

笑撫其背曰壯哉雖然前敵吾自當之君可繼諸將亦
各以死誓翼日賊盛至我軍裁當什之一逆前鏖戰礮
聲猛烈萬雷一奮崩崖頽谷天地晦冥戰塵騰起數十
百丈劇賊排牆進忠武洞入中堅諸將繼之剽疾震盪
血肉橫飛賊前者已盡後者復進如前我軍始番休旣
悉一軍覆釜起飢則束其腹渴以吻就賊項飲之愈戰
愈厲歷兩晝夜賊始大潰以奔而他賊圍金壇以抄我
丹陽之後者并進解之遂以提督拜 欽差幫辦軍務
之命會向榮病沒總督怡良攝其事亦能任以便宜而
句容鎮江暨秣陵關以次復北渡江復揚州儀徵而九
洲洲號當賊衝并復之分軍以守然後南返築長濠江

甯積功授廣西提督歷移湖南江南世襲騎都尉既又襲三等輕車都尉尋改二等 賞穿黃馬褂換雙眼花翎加太子少保并以平鍾山賊壘礮斷中指 賜御用藥散 恩數頻繁不可殫述而 詔書慰勉有勇猛之中加以謹慎訓辭肫摯藹然家人父子忠武感激圖報故雖怡良保故等夷如提督和春爲 欽差大臣來繼向榮無幾微見於色識者多之忠武自少時志球民困故軍行所至一無侵犯民爭依焉長濠之役凡直墳墓輒令移瘞他所有碍者仍之否亦各加標記識所由來其用心仁厚如此嚮使功與時會江甯遂下決不至若閒者攘剔爬梳俾埽地赤立宜乎所在父老悲思至今

長濠旣成而江甯之圍遂合城賊糧盡困甚幾下者數矣而安徽羣賊遽陷浙會城遣軍往復之未歸而濱江要壘暨旁近郡邑攻守若援輒遣軍往以故軍雖八萬而遠征旣多居守益少而賊之自浙回竄者與安徽江北諸賊十道並進忠武則急檄援浙張玉良會軍城下冀一鼓下江甯然後逆破羣賊總督何桂清持之或尤悞其功餉不時給忠武知事不可爲抉一齒畀家人歸報曰馬革裹屍亦豈易得他日葬此可也會天大霖雨浹月不絕賊至和春退軍因之潰忠武方出相戰地間變搏膺大呼墜馬幾絕旣料餘軍爲民殿且戰且卻至丹陽城下受數創探懷中印付所部令亟走然後下馬

北向再拜曰臣力盡矣而民環萬數號哭請勿死曰留
活吾儕忠武曰苟可堵柱吾敢以一死謝責乃檄軍者
七請餉者三皆弗應彼欲死吾久矣然死吾可也使吾
死兼負 國與民死且目不瞑言訖策馬望城濠馳下
民爭前擁之時方盛漲遂并沒於中流時十年又三月
二十有九日也忠武既死緩而蘇常諸郡號爲財賦之
區者悉覆於賊且延及浙閩一身所繫豈其微哉事聞
朝野大震贈太子太保諡忠武入祀昭忠祠并立功
所在各立專祠而所下 詔書尤極哀痛爲軍興來所
未有焉

桑根先生行狀

先生姓薛氏諱時雨字慰農一字澍生晚號桑根老人
世居安徽全椒縣之復興集曾祖諱芳祖諱鳳翥考諱
鑫增廣生以先生貴並贈資政大夫妣並夫人先生
性警敏九歲爲詩輒驚其長老於書無所不讀率參伍
古今究其利病所在蘄可施行未始以問學矜人而於
世儒襲漢宋之迹入主出奴斷斷不已者嘗獨持其平
焉道光二十三年舉於鄉次年公車報罷母葉太夫人
老矣且多病積四科弗上會伯兄暄黍舉於鄉仲兄春
黎以優行貢相次入都先生獨留侍疾或勸行曰吾家
自桑根老屋火伯仲去之四方煢煢孤露貧不自存今

盍山文錄

卷四

八

僅而獲立何忍以不可必之物致母氏湯藥弗躬弗親
彼世之生子者何爲耶咸豐三年始再上大挑二等候
選教諭旋與仲兄同中禮部式殿試二甲賜進士
出身以卽用知縣分發浙江次年題補嘉興縣知縣部
議到省稽期擬降調會以海運勞浙撫羅壯節公保奏
免議五年充鄉試同考官所得多宿士已莅嘉興任弛
張一切惟民便之從不煩而治次年歲大旱原陞焦如
內計民且流亡軍亟徵發理不能並濟當以一官持之
因下令停徵旣而催科檄屢下置弗報鄰邑如檄指民
無以應千百爲輩昇其令出勘所歷諸河無涓滴可挹
民且指視且詈圍之暘日中請與俱死勢洶洶且不測

爲却輿蓋疾出慰而遣焉然後挾令歸而大吏以停徵
乏軍興檄代者至於是先生官罷矣然浙東西言循吏
者皆曰薛嘉興某公者慕之使風執北面禮謝以古者
官相師某公誠善吾且師以心用是久不得調七年署
嘉善縣事民習嘉興之政相慶得賢令十餘年積案尤
不可理數月悉清釐九年再充鄉試同考官所得有老
儒二旣來謁鬢髮皓然叩之皆績學者依以金并賦詩
贈焉一時傳爲嘉話旣歸嘉善未幾以代去而會城旋
陷於粵逆辟地金華餘姚達於江西同治元年蘇撫合
肥相國奏調赴上海時湘淮諸將共誓滅賊或不能相
下識者憂焉爲通彼我而釋之軍以大和賊酋據嘉興

盜山文錄

卷四

九

有降意議往撫無敢行者先生從門下士一棹小舟冒
入取要領俄而他酋等至不果降呼吸存亡以前令嘉
興民識其政多爲之耳目者因免以出有頃卒下之次
年擢同知加知府銜 賞戴花翎署嘉興府知府未上
浙閩總督署巡撫湘陰相國以歷任繁劇久著循聲奏
補杭州府知府時同治三年也會城新復一切棼如無
端緒可理於是抑強暴撫流亡先之以振興文教勸東
城講舍庀其人士嚮之詰經精舍敷文崇文紫陽三書
院亦以次復又用明蔣侍御故事月課士湖上命舟十
數茶鼎酒鐺悉具日出發題訖各鼓棹去揮灑六橋三
竺間自亦棹一舟主之日入鳴鉦集諸舟納所課浙東

西知名士無弗與者時以文物之盛雖經寇亂無異承平時徵先生不及此東南杼柚大抵仰湖絲故樹桑者特盛當湖州未復我軍水陸並進先生亟請於大府禁諸軍樵采桑田城復未幾民得理故業如初迄於今是賴軍事畧定海甯州報獲逸賊數十百人所齎頗夥大府付先生鞫實誅之實則子遺之民拔自賊中無死法以報大府頗加詰難先生爭之力且曰公獲之公誅之則已既付有司有司法吏不敢以阿公者累公大府旋亦悟並其財遺之去金華篋肩食天下賊既平販者連舩至司權案故事稅焉販者以大亂之後多 恩子豁除所以請免甚至司權怒則勒扛所載於岸將以抗稅

盜山文錄

卷四

十

罪販者乃人手香一炷赴府署以控訛言沓起謂且釀變亟出勘則纍纍然肉山數座臭幾不可近遂不見司權立提關役數人懲焉慰販者勿戚歸白大府奏停其稅軍興後枯齒載途旣飭所在檢瘞而淹柩不克葬者非盡子姓惑青烏家言或不任山虎要素山虎杭以稱鄉民供畚揭者積習相沿其虐特甚先生平其僱直且勒石禁把持俗爲之革有不逞竄名旗籍購市物以僞金釧質去俄反取所質則以爲僞而非已釧折視良僞市主人無以白因擁至府署環而觀者無慮數百千人先生聞卽出訊反覆視所質釧不逞挾要人勢頗嘖嘖則遣役至城隍山曰某所有鞶飾金釧者速購焉並其

人以來至則與嚮所質者製出一手指不逞謂鬻者曰若嘗購汝釧乎諦視久之曰彼購吾釧屢矣不逞面土色俄有旗校以書來置弗視治之如法堂皇下觀者謹聲雷動誦神明不容口而不得所以折之蓋先生嘗與道城隍山憶見所鬻與所質同故立蔽厥獄會城貢院燬躬與督造工既竣自外荆榛滿目無一椽可庇益請金數萬兩就民址構屋屆期士得所而商賈亦利焉旣乃審定規條十數年後金反於官屋給之民他行省多以爲法先生修髯偉幹面正方而頰痘痕滿之雙眸炯炯音響若洪鐘其始莅杭州也相國督師於外藩臬亦將兵徇地浙東西遂以知府署糧儲道代行兩司事一

身縮四印而所設善後等十數局碁布會城皆兼領之相國又令所宜興革先發後聞晝出夜不得休無一日正席而食每秉燭廳事吏十數人擁官文書尺許請判先生應幾立斷奔走其前者輒苦不給旣罷進僚屬與論庶事及延接賓客人各得其意以去而輿從夙戒又正衣冠列炬出矣如是者數月職舉而躬不知勞時歎爲異稟會亦相國知之深不以人言動故能盡其才時藩司蔣果敏公頗致不滿相國怒字果敏公謂曰薌泉以軍事起家至於吏道當敦藜慰農自餘要人多類此相國旣赴浙閩任繼撫馬端敏公亦亟相禮貌至若嚮者一切以度外遇之則未能也四年充鄉試提調官自

念大亂既平進取者多而已之政亦羸成可以退遂於
闡中治告病文書上之時年未五十端敏公重惜其去
格不以聞士民亦懷思皇皇決弗顧於是以二品銜候
選道解組杭州已而端敏公聘主崇文書院凡三年先
生愛才若性當其在官以宏獎爲己任所號通人多注
籍門下至是益加祓濯一時掇巍科躋顯仕者中朝內
外遽數之不能終而退抒所學以其著述自壽於名山
者亦所在多有教士之暇與名流觴詠湖上一篇之出
爭相傳誦其詩以真勝而用密實矯空滑之弊故自饒
深穩當時作者莫之或先所著藤香館詩集及詞久行
於世晚更訂爲藤香館詩刪詞刪及藤香館札記暨小
蓋山文錄

卷四

十一

品諸書凡若干卷八年端敏公總督兩江復聘主江甯
尊經書院兼惜陰書院浙人士結廬西湖鳳林寺後名
曰薜廬以識不忘旣主講江甯凡十七年人士服其教
久亦結薜廬蓋山烏龍潭上宿儒汪孝廉士鐸爲之記
以爲高密任城諸大師所未嘗有焉先生內嚴外和於
所往還不盡別流品至義所當辨釐然若涇渭不可淆
而大吏所咨雖退休必以忠告曾文正公雅重之命次
子若婿從而受學嘗欲疏薦於上朝笑而謝曰昔者吳
勤惠公厚意與公等自維宦浙數載所迄多要人其不
堪世用亦明矣固辭乃止沈文肅公官江西巡撫卽聞
先生爲循吏及是尤相知滌屬暨浦六圩田苦盛潦爲

災惟開朱家山河道可澹之言於文肅公公卽檄防軍就役已而暫輟歷數政至湘陰相國工竣人始知其利江甯所賴緞業爲大宗有請以機器爲之者民間羣懼失業先生聞卽命輿謁相國將以情告會相國已駁不行乃退人兩美之書院故事月二日課於官給膏火銀頗厚山長課以月十六日十人外無所給籌之郡紳始給如官之半士多資焉校文惟其佳者不持一律日可竟百數十篇臧否無或爽此在先生爲贅不足數然不概見矣教人不甚立主名往往就宗旨離卽出之使自領嘗言後世乘輿所至曰行在所春秋公在乾侯其托始乎史記於平勃立文帝有微辭焉曰代王入未央宮

謁者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爲者而入此類他人衍之經說史論並剽獲也然不以屑意於後進之士極口獎借尤能容異量之美大江南北多鴻才碩學義理詞章考證人是所業不能無異同時其辯徐以一言折衷之輒渙然以釋其不爲喻喻熱造次以風節自持者旣加之敬異而不理於口與夫以聲華相耀本末未能副及牽於時網之徒苟有一長亦必爲之所焉論者以是稱其大或以鑒擇風曰吾培才也非用才也用才者良楛不辨或遺他日憂若夫培才惟壹志作養何自隘爲且學子小小愆咎爲掩覆之待自省以反於善未可知也家非饒於財人士貧不自存者輒分所入以

贍其或辭弗受至輿造其家賚之光緒十年季冬病幾
革矣猶念所從游無以卒歲出金命其友婉致焉嗚呼
此天下士爭以先生爲歸而識與不識聞先生之喪莫
不異情同悼而不惟浙父老誦遺愛至今者然也於是
祀先生者江甯則薛廬之永令堂暨蓋山精舍滌則醉
翁亭杭州則東城講舍暨薛廬而嘉興士民亦祠而祀
焉先生生於嘉慶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卒於光緒
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年六十有八配楊夫人子二長
葆楹嗣伯兄之子優貢生 朝考一等以知縣用加同
知銜次葆檉側室汪孺人出幼女二並撫伯兄女長適
江蘇候補道監利李慶雲次字北通州候選主事胡秉
著爰卽信而有徵者撰次如右以備史官采擇

蓋山文錄

卷四

十四

鑾孫三均幼先生卒既踰月其稱述士大夫間日遠以

汪梅村先生行狀
先生諱士鐸字梅村晚號悔翁姓汪氏祖照妣氏某父均妣氏蘇自歛遷江甯三世矣家貧用刻苦自立博通羣書不務爲執一所造旣邃並學士文人所驚舉以爲不足尙以謂學期有用當儲應世求殆卽垂之空言不若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之說必不獲已毋亦廣記時事俾來者有考晚歲閉門卻掃爲所容接者猶時以此相語又好問少年才俊聞有稱說輒欣然以憲而操行頗峻嘗自以爲無用世資蓋儒之介者所師友績溪胡氏培翬邵陽魏氏源儀徵劉氏文淇同里楊氏大培類並以方聞著尤重先生年三十餘始橐筆四方或授經

或助他人編纂學涉駸駸追漢唐人揖之矣咸豐三年江甯郡城陷於粵逆走依湖北巡撫胡文忠公林翼道光二十年鄉舉座師也用是徧識曾文正公國藩暨朝邑合肥相國諸人當是時文忠公以推轂天下人材爲已任文武士挾其所長爭自鏃礪懼不得一當其被薦擢至大官者比比而是獨謝遠一切從容文史視縮侯印建大將旗鼓蔑如也文正公以蜀莊沈冥况之嘗著種樗老人傳自喻其略曰種樗老人自忘其氏字似漢魏間人憲種樗樗成林甚茂嘗一詣市貨之不售歸益種不輟居貧老憊顧自少多忘年交與北海管幼安高密鄭康成汝南許慎南郡龐德公豫章陶潛范陽酈道

元京兆杜佑吳陸德明洛陽賈公彥魯孔穎達往還最
數東海徐陵南陽庾信亦嘗把臂稍閒輒與諸人議論
樗林閒人笑其迂曲弗恤也遭時之亂諸人各辟地不
相聞問老人遂寢忘之五季之末老人益聾瞽時人與
言多不省老人言世亦不省以是宋以來交遊絕少卒
窮老以死獨其鄰嘗稱老人之言曰樗不才中爲薪造
物無私雨露其長養與他材木同石炭用多而天地山
谷之氣必有窮則吾薪獲厚直未可知焉惜吾不及見
之矣先生學行大略如所稱蓋實錄也同治六年江甯
郡城復歸葺老屋以居而督兩江者自文正公逮劉公
坤一政暇輒造其廬禮焉一時學者咸知所矜式當是

盩山文錄

卷四

末

時中朝內外以先生與番禺陳氏澧並稱殆亦以其學
夫學在上世爲出治之本學在後世直立名之端禹皋
伊傅周公其學也其治也至孔子不獲操治天下之權
退修諸經以垂訓於是學與治分然已有垂之空言不
若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之歎春秋以降人自爲學其
甚者至欲更張昔先王所以治天下之道而以其學試
孟子比之猛獸洪水辭而闢之而其蔽始熄自時厥後
釋氏外無顯悖孔子者然有箋疏之學訓詁之學又其
後有經制之學性理之學經濟之學而性理又有道問
學之學尊德性之學又其後有漢學有宋學又其後有
義理之學考證之學詞章之學其學也其名也皆孔子

所謂空言者也然而諸子之學雖異乎孔子有時可以治諸儒之學雖附乎孔子特欲私其名者實之賓也諸儒諸子其與幾何近乃有舉所謂曰重曰光曰電曰化等名而美之曰格致之學其實類竊自周髀若荀子墨子尸子呂氏春秋諸書陋者則奇而莫之辨也夫僻陋在夷何與於學要猶有實致其用之思而學者顧各執所蔽以相爲主奴不思所以合乎治卽學何裨哉而學之所以破敗決裂於矜博辯標宗旨者之心不尤可悼歎哉陳氏之學於漢爲近先生雖書不讀宋以下而無所培植亦無所附麗旣老盲一目一目翁張餘分許面之不見其瞳朝曦上窗猶引卷就其光讀數十版以

爲常餘或覓几危坐或捫筆以意書所冥構細者若菽若彈丸巨者若果蓏若卵欬斜滿幅繆之墨瀋彌古駁可愛其耆學如此所著南北史補志表水經注圖同治上江兩縣志續纂江甯府志都若干卷文若詩詞暨筆記若干卷陶汰排比或有未盡蓋晚耽虛寂一切以駢拇視之不復手訂故又宋史要刪及說經諸書佚生嘉慶十九年六月十五日卒光緒十五年七月七日年八十有八娶宗氏賢而早卒繼卽其集所云吳興君者或諛或詈倣詭無端覽者可以哀其志子三殤女五殤其四一適吳將以所出嗣旣而弗果喪次視匍匐苦塊閒無有也嗚呼儒窮至先生豈其數見初光緒十一年學

使者黃侍郎體芳以先生聞於朝且臚所撰著
天子冲年典學思風厲天下俞焉擇所宜官授國子監
助教先生遂拜恩於家漢黃生轅固生雖抗論御前
曷嘗有是是並可告之職史官者

單白也師行狀

師諱之珩字白也姓單氏安徽巢縣人幼穎敏襁抱中
日授周興嗣所集千字文卽能成誦比就外傳學先踐
履讀書有得輒怡然終日居平廉退自牧出與物接一
持以忠信雖髫齡而族黨已以古道稱之年十二與童
子試卽有聲已以第一人補弟子員旋食餼江甯林孝
廉端工舉業海內推爲名元自遠從之遊稱高足弟子
數試俛得而失道光二十九年己酉學使者羅侍郎惇
衍試爲廬郡冠以拔萃科充貢就職直隸州州判待銓
於家咸豐十一年曾文正公旣駐節安慶手檄至軍問
平賊方略條陳十事公亟稱之留佐戎幕同治元年從

蓋山文錄

卷四

九

合肥相國援滬周旋湖淮諸將間釋彼我之懷軍以益
睦老湘軍統將黃鎮軍中元軍於虹橋用北面禮延治
幕府事當是時圍蘇軍幾合而後路頗虛獨黃以三營
扼河守逆酋謀竄滬援蘇攻我所必救爲策所以禦之
賊潰而歸及進軍城下與水師相犄角逆酋率劇賊巨
萬壓河而陳且紮筏爲攻計勢張甚黃請爲堅守自率
礮隊出而他賊挾島夷輪船自閘道至水師驚而潰於
是夷船燃炸礮偪營轟擊巨彈雨落血肉飛糝天勢危
甚營官周壽昌者以師許黃任守事奔而來且泣曰先
生休矣不可爲矣曰丈夫死耳然有可以不死者在君
知之乎曰奈何曰我礮隊出邀賊故夷敢抵岸擊我計

今兩時許必驕且惰又其船硝藥狼藉此出奇時也第挾火具衰出叢莽中狙伺而雕擲之夷燬賊足殄乎周大喜躍而往萬雷一震惟黑燄蓬蓬然彌互天地餘賊股慄會援師與黃夾擊一鼓盡之時謂恂恂儒者雅不以知兵自許臨敵乃能從容發縱如此賢者誠不易識論功以知縣保留江蘇嗣累功擢同知補缺後以知府用先換頂戴賞戴花翎又嘗以功兩保道員格弗報或曰相國始辦團練不利至巢縣求助餉三詣門而病不能見或曰奏上交部議覆例當有所進以在軍缺於人事師不言其故莫知所由格也八年到省歷差吏治局監試兩江營務處暨江甯府發審官閒事簡銜參後

閉門卻掃手一卷而哦經籍外若老子荀子揚子法言宋五子語錄資治通鑑及王氏困學紀聞顧氏日知錄皆所熟復人士景其學行請業請益語之必移晷於敦品勵學任運尤三致意時亦及詩古文辭若舉業同官胡刺史維藩嘗笑謂曰舉業有花樣一新今君屏腳鞞手板日坐故紙堆中與學子晤對可謂官樣一新亦笑而應曰官樣故不爾乎光緒三年郡三牌樓有被殺而不得主名者有司事也而總理營務處洪都轉汝奎銳自任師雖與發審局所稱要犯實未令鞫惟鞫刑供某某以誣釋去獄將定再謁都轉以案情可疑告弗聽獄既上與其事者牽得優敘師如常旣而欽使平反循

例投清供司員概目爲承審官據實以對司員質之都
轉都轉屬有所思不欲理前說漫應曰亦發審委員讞
上擬降三級他官同擬者多獲免議以守正不自爲地
獨議如所擬於是需次二十年有奇矣故事州郡補署
選才者曰酌委循資者曰輪委一切無所與而牽連誦
降則以非罪撻焉論者咸爲邑邑師胸襟夷曠曾不一
置念會監後湖稅宅太平門譙樓樓憑蔣阜北挹盧龍
南攜牛首西屬覆舟雞鳴諸山而長江如環中錯置後
湖若前明陵寢與夫林木參差樓臺高下烟景微茫几
席閒皆具用以娛老若有物爲之然非真有得於中迹
其所遭亦惡能樂此生嘉慶三年四月十二日卒光緒

盩山文錄

卷四

三

十五年七月十五日年七十有二祖某妣某考某妣某
娶某子二榮閭某官次某沒女一適某沒孫某某方歲
庚午丙子閒雲以舉業從遊閱年凡八嘗以一藝呈旣
點定中一紙火其大半餘文是而字乃非所書後詢知
中夜繙閱爲燈花所然因口授其文使從者補錄焉始
有稱師過目不忘者於此益信又軫其貧乏始終命勿
以束修進每點定一藝從者齋以來歲時則薄犒之師
知而不言已乃齋以其子而雲之門無從者之迹矣其
隱卹如此此非師之大也雲則私以爲天下長德之欲
裁成後進者告

